

风从嘉陵江的支流带来水汽，在川北的丘陵间铺展开一层薄雾。雾散时，西充县凤鸣镇观凤社区那条名叫“观凤”的小河便露了出来。河不宽，水不急，一座木结构的廊桥横卧其上，当地人叫它“楼子廊桥”，也叫“过江楼”。

这座桥在凤鸣镇的日子很长了。清嘉庆年间修建的，算起来有两百多年了。三孔两墩，全长不过十四米有余，高约四米，在川北平常得很。桥头的碑文早已模糊，但乡里老辈人说，当年修桥没别的，就为“过河”。河这边的人要去河那边种田，河那边的人要来河这边赶场，雨季涨水，总要有个踏实的落脚处。

桥是用柏木建造的。柱子深扎进河床，梁与梁以榫卯咬合，顶上盖着青瓦，两侧有栏杆和靠座。飞檐翘得不高，刚好为行人遮住川北常见的雨。桥身的漆色早就褪了，露出木料本来的纹理，被无数肩膀、背篓、草鞋磨得发亮，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温润的光。

廊桥记着时间，也记着从它身上走过的时间。

夏日的午后，这里是天然的凉亭。男人靠在栏杆上抽叶子烟，烟圈缓缓上升，散在穿堂风里。女人们坐在靠座上择菜，竹篮放在脚边，说着谁家媳妇生了，谁家柑橘今年结得好。孩子们放学回来，把书包往桥板上一搁，趴着写作业，铅笔划过纸张的声音，和桥下流水声混在一起。

最热闹是赶场天。天刚亮，桥上就响起脚步声。背篓里装着鸡鸭、粮食、山货，从各个村聚来，又散到各个方向去。桥面“咯吱”作响，像是在应和着这些声响。有时会停下个把卖麻糖的担子，小锤敲打铁片的叮当声，引得孩子围成一圈。傍晚时分，赶场回来的人又在桥上歇脚，交换着镇上的见闻，偶尔还有从更远的南充传来的消息。

桥西头百步远，有座古戏楼，



桥楼子的光阴

□文/图 许永强

和廊桥的年纪相仿。戏台两侧，“出将”“入相”的门额还在。逢年过节，锣鼓一响，生旦净末丑从这门进，从那门出，唱的是《白蛇传》，唱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台上唱戏，台下看戏，廊桥就成了临时的看台。人们挤在桥上，或坐或站，目光越过黑压压的人头，望向那个被油灯照亮的舞台。戏里的悲欢离合，和桥下的流水一样，来了又去。

日子像桥下的水，流着流着，河床就变了。

新的水泥桥在几十米外修建起来的时候，廊桥安静了许多。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小货车，都往那宽阔平坦的桥上去。楼子廊桥的“咯吱”声，渐渐稀疏了。只有老人还会来坐坐，抽一袋烟，看着河水发呆。桥身有些木头开始腐朽，瓦片间长出杂草，燕子依旧在檐下筑巢，但窝好像比从前少了。

这些变化，都是慢慢来的。先是戏楼的门重新打开，里面摆

上了桌椅，挂上了“乡村文化活动中心”的牌子。舞台上的LED屏幕亮起来，放电影，也放农业技术讲座。

也有来旅游的。车停在村口，举着相机、戴着太阳帽的人沿着小河走来。他们在桥头看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牌子，读上面刻着的修建年代，然后走上廊桥，拍照，摸那些光滑的栏杆。本地人从旁边走过，脚步不停，只是偶尔瞥一眼那些陌生人。

廊桥还是那座桥，但桥两岸的光景不一样了。老房子修缮成白墙青瓦，新修的民宿挂着“拾山湖”的招牌，晚上亮起暖黄的灯。柑橘园沿山坡铺开，新品种的果子挂满枝头，包装箱上印着二维码。观凤河清淤了，岸边修了步道，傍晚散步的人多了起来。

桥东头的老张家，儿子从广东回来了，没再出去。他在自家的地里搞有机种植，注册了品牌，柑橘在网上卖。包装箱的设计

上，特意用了廊桥的剪影。他说这桥外地人觉得好看，本地人觉得亲切，都好。

秋天收柑橘的时候，廊桥又热闹起来。

装箱的、打包的、搬运的，人来人往。电瓶车、小货车在水泥桥和廊桥之间的路上穿梭。傍晚收工后，人们还是习惯到廊桥上坐坐，说说今年的收成，聊聊明年的打算。有人拿出手机，给外地的客户看刚摘的果子，镜头偶尔会带到背后的廊桥。“这是我们这儿的古桥。”他们这样介绍，语气平常，就像说起自家的老屋。

一位商人站在桥上，看了很久，问：“这桥还走人吗？”

“走啊。”旁边择菜的大妈头也不抬，“怎么不走？去河对面的菜地，从这桥过去最近。”

商人点点头，又问：“不怕它哪天塌了？”

大妈笑了：“修修补补多少回了，扎实得很。”

的确，桥墩加固过，腐朽的梁柱更换过，瓦片重新铺过。文物部门来做过测绘，划定了保护范围。镇里的规划图上，廊桥是一个绿色的小点。它不再只是凤鸣镇人过河的通道，也成了西充县“全域旅游”图上的一个坐标，和更远处的张澜故里、仙林牡丹园连成一片。

风又起了，穿过桥廊，带着柑橘将熟的甜香。桥下的观凤河静静流着，倒映着廊桥的影子，也倒映着河岸新建民宿的灯光。那些灯光落在水里，碎成一片闪烁的光点，和桥身木纹里沉淀了两百多年的时光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些是旧的，哪些是新的。

一个孩子跑过桥面，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地。他在桥中央停了一下，趴着栏杆往下看，水面上的影子也在看他。一个现代的孩子，和一座古老的桥，在这个川北丘陵寻常的黄昏里，被流水连在了一起。

正月十五闹元宵(外一首)

□映铮

花灯挨个儿醒过来，光跳上房檐
龙尾扫过长街，带起一条星河
灯笼怀抱谜语
问我云破月来，哪个糯米团最甜
还问我，那年你降生
谁收的翅膀，谁又给的光芒
梅花问我，迎春花也问我
我抿嘴一笑
它们却不掩饰透彻和深情
把我包裹进这些甜糯的、暖烘烘的
追问

是谁的清芬，像蜜渍的眼睛

穿过长街，从楼角边
沿后山、田野和双河口
炸开焰火，浇透新衫

嚯，看那满月俯身
生辰糕与元宵共蒸腾
一碗盛白玉，一碗装明月
我——站在圆满里
像一粒摇荡的馅
舀起人间绵长的甜

◎雨燕

仁德桥将弧度递给柳烟

高铁把梦想指给远方
低处的水纹
便接住它，接住整个正在融化的
寒冷

雨燕把巢筑在旧楹联的暗面
仿佛每一次穿梭，都是
替春汛试蘸新墨
翅膀切开雨幕时
以俯冲奔赴人间积存的星光

而远处

油菜花正集体练习唱颂——

你看
所有抵达都无须辞藻
春天一来，
万千种飞翔总悬在高处：那些
看似盘旋的迟疑
实则用尽力气
抱紧天空无形的支点

正如我们
一生搬运潮湿的云朵
只为某刻
俯瞰时，发觉自己也长出
透明的、有韧性的脊梁
而新生的啼鸣
在巢中轻轻拱动——
那是春天，正用喙尖叩打人间
一声比一声
更接近回响的形状